

《双合印》

主要角色

董洪：小生
李瑞莲：花旦
李虎：丑
李云：生
庞氏：老旦
刘应龙：净
张荣：生

情节

明朝，恶霸刘应龙，恃严嵩势，害死巡按黄伯兴；又陷张荣入狱，强夺其妻。因张妻破容，欲未得逞。巡按董洪，奉旨出京，乔装相士私访，遇张母，悉其情，代写状。继探刘家。刘应龙期计赚张妻，强留书斋。不意张母状为刘应龙所得，刘应龙从笔迹知为董洪写，即押董洪于水牢。董洪于牢中摸得黄伯兴之金印，前案虽明，但一时无法逃出。先是，总兵之女李瑞莲，被刘应龙所擒，破口大骂，惊动刘母，遂收之为侍女。是夜，李瑞莲往花园求神，巧救董洪。董洪见墙高难逃，乃以金印付李瑞莲，嘱往广平府求救。董洪果又为刘应龙获，送县收监，遇张荣。幸狱卒李虎仗义，三人拜为金兰。李虎即送信广平府，兵围刘庄，刘应龙问斩。

根据《京剧汇编》第四十一集：萧连芳藏本整理

【第一场】

(董洪上。)

董洪 (引子) 簪笔离螭头，金斧霜威重，三秋风色绣衣轻，剪却豺狼横。
(念) 九霄星凰人间瑞，万斛珠犀扇外尘。捧节暂辞三岛日，乘轺还布一方春。

(门子暗上。)

董洪 (白) 下官，董洪。身受皇封为翰林院学士。只因前任按院黄伯兴，奉旨巡视河南，出京数月，杳无音信。部文奏到：行至途中，改装私访，不知被何处凶徒陷害。经海老恩师保奏，命下官巡查各省，查访黄伯兴踪迹。今日在广平府下马，不免暗暗查访。

门子 (白) 来！

董洪 (白) 有。

门子 (白) 开门！

(四刀斧手、四上手、四青袍、四文堂自两边分上，董洪升堂，巡风上。)

巡风 (白) 报！巡风告进。
巡风叩见大人！

董洪 (白) 免！

巡风 (白) 巡风无事。

董洪 (白) 退去。

巡风 (白) 是。

(巡风下堂。李云上。)

李云 (白) 贵厅！

巡风 (白) 公祖！

李云 (白) 相烦报门。

巡风 (白) 遵命。

广平府告进！

李云 (白) 参见大人！

门子 (白) 起！免！打躬！

李云 (白) 多谢大人！

董洪 (白) 贵府！
 李云 (白) 大人！
 董洪 (白) 本院奉旨巡视山陕，有善必功，有恶必除。愿贵府、县体善本院之意，无负期望！
 李云 (白) 大人面谕，卑职敢不尊命！
 董洪 (白) 请回衙理事。
 李云 (白) 告退！
 门子 (白) 起！免！仪门打躬！
 (李云、巡风同下。)
 董洪 (白) 掩门！
 (四刀斧手、四上手、四青袍、四文堂同下。)
 董洪 (白) 且住！我今奉旨前来，若不私访，怎能查出情由？我自自有道理。
 来！
 门子 (白) 有！
 董洪 (白) 看衣更换！
 门子 (白) 是。
 (董洪换衣帽。)
 董洪 (白) 所有文武官员，一概免见，就说本院身体不爽，不能理事。开了后门！
 门子 (白) 是。大人几时回来？
 董洪 (白) 时日未定，附耳上来！
 (董洪与门子耳语。)
 门子 (白) 遵命。
 (门子下。)
 董洪 (白) 正是：
 (念) 归路遥遥期末卜，寻踪党迹访凶徒。
 (董洪下。)

【第二场】

(庞氏上。)
 庞氏 (唱) 平地风波起祸根，
 这等深渊向谁云？
 (白) 老身，张门庞氏。在这邢台县居住，夫君早丧，只留一子，名唤张荣，娶妻陆氏。我儿在此教学，我婆媳亦来此度日。只因元宵佳节，我婆媳游玩花灯，被此处恶霸刘应龙看见，他见我儿媳有几分姿色，心起不良，将我儿陷害在监中。我有心去告，怎奈本处官员，俱与那贼一党。因此这冤枉无处申诉。闻听得按院大人在广平府下马，不免前去伸冤，若能搭救我儿出来，也未可知。
 啊，媳妇哪里？
 张妻 (内白) 来了！
 (张妻上。)
 张妻 (唱) 狂徒做事太可恨，
 心起不良害夫君。
 (白) 婆婆万福！
 庞氏 (白) 罢了，一旁坐下。
 张妻 (白) 告坐。啊婆婆，将媳妇换出，有何教训？
 庞氏 (白) 儿呀，今有按院大人在广平府下马。你我婆媳前去伸冤，或许能搭救你丈夫出来，也未可知。
 张妻 (白) 待儿媳收拾收拾前去就是。
 庞氏 (白) 走啊！
 (唱) 离乡背井心不定，
 张妻 (唱) 不由珠泪满衣襟。
 庞氏 (唱) 婆媳忙往郊外奔，
 张妻 (哭) 喂呀！

(唱) 霎时寸步也难行。
 (哭) 喂呀!
 庞氏 (白) 我儿怎么样了?
 张妻 (白) 媳妇两足疼痛, 难以行走。
 庞氏 (白) 也罢! 你我婆媳就在树下歇息歇息再走。
 张妻 (白) 是。
 (董洪上。)
 董洪 (唱) 艳阳天气百花盛,
 行人路上好精神。
 (白) 啊呀且住! 来在双阳岔路, 不知哪条路可通邢台县?
 庞氏 (白) 嗯嘛!
 董洪 (白) 那旁有位妈妈, 待我向前问过。
 啊妈妈, 我这厢有礼了!
 庞氏 (白) 老身还礼。
 董洪 (白) 借问一声, 哪条路可通邢台县?
 庞氏 (白) 邢台县, 这条路便是。
 董洪 (白) 有劳了!
 庞氏 (白) 请问君子从何处而来?
 董洪 (白) 从广平府而来。
 庞氏 (白) 噢, 从广平府而来。那按院大人可曾下马?
 董洪 (白) 下过马了。
 庞氏 (白) 哦, 下过马了。
 媳妇, 那按院大人下过马了, 你我婆媳快些趲路吧!
 张妻 (白) 是。
 董洪 (白) 妈妈问那按院大人, 莫非有什么冤枉么?
 庞氏 (白) 有哇!
 (庞氏哭。)
 董洪 (白) 既有冤枉, 怎么不到当地府、县去诉, 为何要到按院台前告状呢?
 庞氏 (白) 我这冤枉, 本处官儿不能秉公而断, 所以要到按院台前申诉。
 董洪 (白) 原来如此。啊妈妈, 卑人原是个卖卜的。你把这冤枉事儿对我说明, 待我与你详解详解。若告得, 便告; 若告不得么, 只好忍耐忍耐。
 庞氏 (白) 这话说的也是啊!
 媳妇, 看这位先生不像我们这里人氏, 不防吧真情实话对他说了, 烦他写张状儿, 你看如何?
 张妻 (白) 但凭婆婆。
 庞氏 (白) 啊先生, 老身对你实说了吧。老身张门庞氏, 在邢台县居住, 夫君早丧。所生一子, 名唤张荣, 娶妻陆氏。我儿在此地教学, 我婆媳跟随度日。只因元宵佳节, 我婆媳观灯, 被此处刘应龙——
 董洪 (白) 啊! 刘应龙便怎么样?
 庞氏 (白) 他见我儿媳有几分姿色, 心起不良, 将我儿请到家中, 假作训蒙, 用酒灌醉, 怀揣银两以为贼证, 送至县中, 诬良为盗。
 董洪 (白) 噢, “诬良为盗”! 那县官怎样判断?
 庞氏 (白) 可恨那贼官, 不容分说, 责打我儿四十大板, 押入监牢。
 董洪 (白) 后来便怎么样了?
 庞氏 (白) 后来那贼又差人前来说亲, 被我辱骂一场。那贼又差许多恶徒前来, 抢走我的儿媳。
 董洪 (白) 可曾抢去?
 庞氏 (白) 幸喜我儿媳贤德, 抓破花容, 那贼方才回去。
 董洪 (白) 既有这样的冤枉, 为何不去告他?
 庞氏 (白) 唉本处的官儿, 俱与那贼一党, 如何告得下呀?
 董洪 (白) 原来如此。待卑人与你写张状儿, 到按院前台一告便准。
 庞氏 (白) 先生, 保得准?
 董洪 (白) 保得准。

庞氏 (白) 如此先生请上, 受我婆媳一拜!
 (唱) 多谢先生施恻隐,
 搭救我儿出牢门。
 董洪 (唱) 怜你婆媳含冤恨,
 全当调词架讼人。
 (白) 好是好, 只是我到哪里去写?
 庞氏 (白) 这个! 前面有一天齐庙, 到那里去写可好?
 董洪 (白) 好。快快引路!
 庞氏 (白) 媳妇, 带路!
 张妻 (白) 是。
 (董洪、庞氏、张妻同下。)

【第三场】

刘应龙 (内白) 好酒哇!
 (刘应龙上。)
 刘应龙 (白) 喳, 喳, 喳, 哇呀呀……
 (唱) 灯棚之下遇娇娘,
 容貌引得我乱心肠。
 费尽千般巧妙计,
 不能到手配成双。
 (白) 咱、刘应龙。在这顺德府邢台县居住。有两个兄长, 在朝为官。俺在严太师府认了一门干亲。为此这地方官儿无不钦敬。这且不言。前者元宵佳节, 带领小子们观灯散闷, 在这灯棚之下, 见张荣的妻子生得十分标致, 为此打动某心。

(四庄丁、丑院子同暗上。)

刘应龙 (白) 是我定了一计, 将张荣请到府中, 假意训蒙, 用酒将他劝醉, 换了褻衣小帽, 怀揣银两以为贼证, 道他勾引响马, 打劫我府, 送至县中。好个中用的知县, 上得堂去, 不容分说, 打了他四十大板, 下在监中。是我差人前去说亲, 被那张庞氏辱骂一场。是某怀恨在心, 又命小子们去抢, 哎呀呀, 谁想那美人将花容抓破, 小子们空去空回, 使我大失所望。咳!

(刘应龙叹气。)

丑院子 (白) 三太爷, 您别着急, 想是红鸾星未动, 您耐点性儿吧!
 刘应龙 (白) 那美人将我魂儿勾去, 如何耐得住啊?
 丑院子 (白) 您老人家想开点儿吧。这么办: 我陪您解解闷儿, 咱们打八圈儿。
 刘应龙 (白) 哪有这些闲心? 你快去外面找个算命的先生, 与我推算推算!
 丑院子 (白) 是啦。
 刘应龙 (白) 转来! 是要那会相面的。
 丑院子 (白) 这! 是啦。

(丑院子出门。董洪上。)

董洪 (念) 学会奇门遁, 来人不用问。若学奇门诀, 来人不用说。
 (白) 算命! 算命!
 丑院子 (白) 咳! 你是干什么的?
 董洪 (白) 我呀, 是算命的呀。
 丑院子 (白) 算命的, 你会看相不会?
 董洪 (白) 看相是本等。
 丑院子 (白) 你真走运! 你可要发财啦。来来来, 在这儿等着, 待我与你回禀。

(董洪背供。)

董洪 (白) 此处定是刘贼之家。
 丑院子 (白) 回三太爷的话: 外头有个算命的, 他会看相。
 刘应龙 (白) 叫他进来!
 丑院子 (白) 是啦。
 先生, 三太爷叫你哪。
 董洪 (白) 哪个三太爷?

丑院子 (白) 刘三太爷。
董洪 (白) 敢是那刘应龙么?
丑院子 (白) 你这人说话, 怎么这么冒失啊? 我叫您三太爷, 您还有时候不愿意答应那。来, 快跟我进来, 要叫“三太爷”!

董洪 (白) 三太爷在上, 卑人有礼!
刘应龙 (白) 哼! 这么大模大样! 我且问你, 你可是算命的?
董洪 (白) 正是。
刘应龙 (白) 可会相面?
董洪 (白) 略知一二。
刘应龙 (白) 哼! 会就是了, 什么一二不一二? 不识抬举! 来, 与你三太爷相上一相。
董洪 (白) 请三太爷站起身来。
丑院子 (白) 您站起来, 挺挺腰!
(刘应龙离坐。)

董洪 (白) 前走三步!
丑院子 (白) 您往前走三步。小子我给您数着: 一! 二! 三!
刘应龙 (白) 这样的啰嗦!
董洪 (白) 痰嗽一声。
刘应龙 (白) 嗯嚇!
董洪 (白) 好了。
(念) 三爷抬步走, 痰嗽如雷吼。若问功名事, 目下必到手。
刘应龙 (白) 废话! 这顺德府、邢台县, 你三太爷的功名, 谁人不知, 哪个不晓, 要你来臭奉承?
来!
丑院子 (白) 有!
刘应龙 (白) 赶了出去!
丑院子 (白) 你出去吧!
(丑院子赶。)

丑院子 (白) 一脸倒霉气, 哪配发财呀? 趁早走远点儿!
董洪 (白) 哎呀! 这贼不为功名, 是为何来?
(董洪想。)

董洪 (白) 噢, 是了, 想是为那张庞氏的儿媳不能到手, 不免进去打动与他。
(董洪欲进。丑院子拦住。)

丑院子 (白) 你怎么还没走啊?
董洪 (白) 啊大哥, 方才我说的荒疏, 还有很多言语, 未曾说完, 怎么三爷就动起气来了? 烦劳大哥再与我通禀一声。
丑院子 (白) 在头里你怎么不说呀? 那么赏下来怎么办?
董洪 (白) 二八。
(董洪比手势。)

丑院子 (白) 好, 你在这儿等着。
回三太爷的话: 方才那算命的还有好些话没说完哪, 您怎么就把人家轰出去啦?
刘应龙 (白) 这样啰嗦。再叫他进来!
丑院子 (白) 喳!
先生, 你再进来, 有什么话想着一块儿说。
(董洪进。)

董洪 (白) 三太爷, 请将尊冠升上一升!
丑院子 (白) 您往上升上一升, 留点儿神, 着了风可头疼。
董洪 (白) 三太爷好相貌哇!
(念) 天庭饱满地阁方, 眼前喜事三两桩。红鸾吉星当头照, 只在早晚定成双。
刘应龙 (白) 我且问你: 三太爷眼前可有什么喜事?
董洪 (白) 三太爷是红鸾天喜星照命。
刘应龙 (白) “红鸾天喜星照命”么?
董洪 (白) 正是!
刘应龙 (白) 啊哈哈……算的不错。

小子们！
丑院子（白）有！
刘应龙（白）与先生看座。
丑院子（白）先生，您坐下。
（董洪坐。）
丑院子（白）三太爷，这先生可是我找来的。
刘应龙（白）好！有赏。实实对了你三太爷的心事。
董洪（白）三太爷有何心事，何不说与卑人知道，也好与三太爷细细推算推算。
刘应龙（白）先生哪！我对你实说了吧：只因元宵佳节，三太爷带领小子们观灯散闷。灯光之下，见张荣的妻子生得十分标致，打动某心，为此定了一计，次日命人去请张荣，只说训蒙，诓进府来，用酒灌醉，换了褻衣小帽，怀揣银两以为贼证。言到他勾引响马，打劫我府，送至县衙。好个中用的知县哪！
董洪（白）怎么中用？
刘应龙（白）上得堂来，不容分说，打了他四十大板，下在监中去了。
董洪（白）哦，好个中用的知县！后来便怎么样呢？
刘应龙（白）后来命人前去说亲，被那张荣之母骂了回来，是某怀恨在心，又命小子们去抢。
董洪（白）可曾抢到？
刘应龙（白）谁想那美人将花容抓破，小子们空去空回。如今只弄得我精神恍惚，如何是好？
董洪（白）三太爷不要性急，耐着性儿。待卑人与三太爷慢慢想一计策，必然到手。
刘应龙（白）怎么，你替某想一计策？好，事成之后，三太爷重重赏你。
董洪（白）多谢三太爷！卑人告辞！
刘应龙（白）不要走了，就在我府住下，也好与你三太爷细细详解详解，亲事何日成就。
董洪（白）我无有行李。
刘应龙（白）何用你的行李？
小子们！
丑院子（白）有！
刘应龙（白）打扫书房，上等款待！
董洪（白）啊三太爷，卑人还有要紧的事情。
刘应龙（白）呃！什么要紧的事情？三太爷这样抬举与你，难道你还不识抬举吗？再若要走，打折你的狗腿！
小子们！
丑院子（白）有！
刘应龙（白）送至书房！
丑院子（白）喳！你怎么这么不识抬举呀？连对我们知县也没这么样过呀。走吧！
（丑院子推董洪同下。）
衙役（内白）啊哈！
（衙役上。）
衙役（念）奉了老爷命，两足不消停。吃了三杯酒，醉后把仙成。
（白）到啦。
有人吗？
（丑院子上。）
丑院子（白）哪来的？
衙役（白）我家太爷请三太爷过府吃酒。
丑院子（白）帖子哪？
衙役（白）给你。
丑院子（白）等着。
三太爷，县太爷有贴，请您过府吃酒。
刘应龙（白）心中烦闷，不去。
丑院子（白）是。
三太爷心中烦闷，不去！
衙役（白）别不去呀。三太爷要是不去，我们太爷要打我哪？
丑院子（白）你就让他打去吧！
衙役（白）别介别介。老叔！

丑院子 (白) 得啦。我从来就不爱听这“输”字。我要钱，从来没输过，老赢。
 (衙役与丑院子银两。)

衙役 (白) 您来包茶叶喝吧！
 丑院子 (白) 你先回去吧。随后就到，准去。
 衙役 (白) 是！
 这门口非这个不成，什么行为！

(衙役下。)

丑院子 (白) 三太爷，县太爷请您吃酒，您别不去呀！咱们还托人家办事哪！也许那个事办成啦！还有话跟您说哪。

刘应龙 (白) 嗯，不错，带马！
 丑院子 (白) 是。
 (丑院子带马，刘应龙上马，刘应龙、丑院子同下。)

【第四场】

(庞氏上。)

庞氏 (唱) 喘吁吁急忙忙前去投状，
 去到那按台前申诉冤枉。
 (白) 老身、张门庞氏。多蒙先生写张状纸，到按院台前伸冤。为此将儿媳寄居邻舍之家。我不免到广平府去者！
 (唱) 珠泪双垂心疼伤，
 平地风波起萧墙。

(刘应龙、丑院子同上。)

刘应龙 (白) 什么人过去？
 丑院子 (白) 张庞氏。
 刘应龙 (白) 唤她转来！
 丑院子 (白) 张庞氏回来！
 庞氏 (白) 唤我作甚！
 (庞氏惊慌。)

刘应龙 (白) 张庞氏，见俺为何这样慌张而去？
 庞氏 (白) 同是走路，你问我作甚？
 刘应龙 (白) 我有话讲。
 庞氏 (白) 你还有什么话讲？
 刘应龙 (白) 张庞氏，你若将儿媳送至我府，便放你儿子出监。
 庞氏 (白) 呸！好恶贼！
 (唱) 骂声狗贼休胡讲，
 清平世界起不良。
 我儿本是书生样，
 诬良为盗为哪桩？

刘应龙 (白) 与我打！打！打！
 (丑院子打庞氏，庞氏跑，遗状纸，下。)

丑院子 (白) 跑啦。
 刘应龙 (白) 与我追！追！追！
 (丑院子追庞氏，见状纸。)

丑院子 (白) 怎么落下一张纸？
 (丑院子捡。)

丑院子 (白) 三太爷请看。
 刘应龙 (白) 啊！怎么是张状儿？
 丑院子 (白) 状纸？你念念。
 (刘应龙念状纸。)

刘应龙 (白) “扣禀：具呈状人张门庞氏，年五十二岁，状告恶霸刘——”
 丑院子 (白) 啊，这老梆子好大胆子！
 刘应龙 (白) “恶霸刘应龙，图人妻室，诬良为盗”。哇呀呀……

(唱) 老乞婆做事不思量，
不该刁状把人伤。
(白) 啊！这张状纸是何人与他写的，查将出来，定要他的狗命！
丑院子 (白) 三太爷费这些心干嘛？把这件事交给知县，叫他就替您办啦。
刘应龙 (白) 好，县衙去者！
(刘应龙、丑院子同下。)

【第五场】

(董洪上。)
董洪 (引子) 奉命出京邦，除恶棍，剪却强梁。
(白) 本院、董洪。为访黄伯兴踪迹，在广平府下马。一路私访，来在这邢台县，被刘应龙留住书房，叫我与他详解什么亲事。唉！我哪里晓得什么详解，真正岂有此理！
(董洪看桌上。)
董洪 (白) 桌案上是什么东西，带我看来。
(董洪拿帖念。)
董洪 (白) “邢台县尤亲戚叩祝千秋。”“顺德府傅亮星叩拜三太爷：今有良马数匹、黄金百两孝敬严府，求三太爷转达。事成之后，谢黄金百两。”怪道刘应龙如此强霸，原来与严贼一党，待我上他一本便了！
(董洪欲修本。)
董洪 (唱) 恨奸贼仗势行无状，
(白) 哎呀，董洪啊董洪！这是什么所在，岂是你修本之处？你好荒唐也！哎呀，不免留诗一首，惊他一惊便了！
(唱) 早悔前非免祸殃。
若还不改从前样，
头上苍穹报应彰。
(董洪题诗念。)
董洪 (念) 困龙未遂志凌云，凤入鸡笼翅难伸。君家猛省回头早，免却将来灭满门。
(白) 身体困倦，不免打睡片刻便了。
(董洪睡。丑院子、刘应龙同上。)
刘应龙 (唱) 张门庞氏伸冤枉，
按院闻知降灾殃。
幸喜得了诉冤状，
走露风声罪难当。
(白) “邢台县尤亲戚叩祝千秋。”“顺德府傅亮星叩拜三太爷：今有良马数匹、黄金百两孝敬严府，求三太爷转达。事成之后，谢黄金百两。”嗯！倒要与他办办。
(刘应龙看诗。)
刘应龙 (白) 又是什么诗句，待我看来。
(念) 困龙未遂志凌云，凤入鸡笼翅难伸。君家猛省回头早，免却将来灭满门。
(白) 这墨迹未干，想是他写的。
小子们，将他叫起来！
丑院子 (白) 先生醒醒吧！
(董洪醒。)
董洪 (白) 三太爷回来了。往哪里游玩去了？
刘应龙 (白) 哪有这些闲言？我且问你：这桌上的诗句可是你写的？
董洪 (白) 啊，不错，是卑人写的。
刘应龙 (白) 你是个卖卜的？
董洪 (白) 正是。
刘应龙 (白) 晓得什么“灭满门”？
董洪 (白) 三太爷不要多心，这不过是句淡话。
刘应龙 (白) 淡话？句句有因。这张状儿可是你写的？

董洪 (白) 卑人从来不会写状。
 刘应龙 (白) 你拿去看来!
 (刘应龙掷状纸。董洪背供。)
 董洪 (白) 哎呀且住! 这状儿是我在天齐庙与张庞氏写的, 怎么落在他手? 哎呀这! 这!
 (董洪想。)
 董洪 (白) 我自有道理。
 啊三太爷, 这诗是卑人写的; 状儿么, 不是卑人写的。
 刘应龙 (白) 诗是你写的, 状也是你写的!
 董洪 (白) 怎见得?
 刘应龙 (白) 笔迹一样。
 董洪 (白) 啊三太爷, 世上人面貌相同者甚多, 何况笔迹?
 刘应龙 (白) 快快说了实话便罢; 如若不然, 可晓得你三太爷的厉害!
 董洪 (白) 卑人从来不晓得什么叫“厉害”。
 (刘应龙打董洪嘴巴。)
 刘应龙 (白) 厉害!
 丑院子 (白) 对啦, 这就叫“厉害”。
 刘应龙 (白) 与我打!
 (丑院子打董洪。)
 丑院子 (白) 得啦, 三太爷, 您把他打死, 这块地不是也脏了吗? 干脆! 把他下在水牢里得啦。
 刘应龙 (白) 好。搭了下去!
 丑院子 (白) 来呀, 把他搭下去!
 (四壮丁同上, 同抬董洪下。)
 刘应龙 (白) 哎呀且住! 若不是俺看出破绽, 险遭不测。也罢! 待我差人打听: 按院在哪里下马, 姓甚名谁, 多送他些银两, 不怕这一方的刁民不顺我手。正是:
 (念) 一任你清官接冤状, 怎知我黄金有万箱!
 丑院子 (白) 对啦, 有钱能使鬼推磨。
 刘应龙 (笑) 哈哈……
 (刘应龙、丑院子同下。)

【第六场】

(李瑞莲上。)
 李瑞莲 (唱) 奴本宦门千金体,
 倒做侍女下等人。
 (白) 奴家、李瑞莲。我父曾为易州总兵, 被奸臣所害。是我母女上庙拈香, 被刘应龙看见。他见我几分姿色, 抢到他府, 就要勒逼成亲。是我不允, 破口大骂, 被后堂老太太听见, 将我收为侍女丫鬟。可怜我母命丧水牢。此仇至今未报。是我每日夜晚偷闲, 必到花园祝告过往神灵, 保我逃出虎穴, 早报仇冤。只是不得机会。这且不言。今早家院报道, 说是按院前来查访, 在广平府下马, 叫刘应龙提防一二。此事不知真假。是我服侍老太太安眠, 不免去到花园祝告一番。哎, 我这冤仇何日得报也!
 (南梆子导板) 听谯楼打罢了初更时分,
 (南梆子原板) 老夫人在上房酣睡沉沉。
 耳边厢又听得人声大震,
 (四壮丁同抬董洪上, 过场, 同下。)
 李瑞莲 (唱) 又只见众家丁抬走一人。
 (白) 哎呀慢着! 看这些恶奴抬定一人, 往水牢而去。这是哪儿来的呀? 有啦, 待我暗暗跟随, 观看动静便了!
 (唱) 奴这里在暗中观看动静,
 遇机会好搭救这遇难之人。
 (李瑞莲下。)

【第七场】

(【起初更鼓】。黄伯兴上。)

黄伯兴 (唱) 私访原想除强暴，
水牢被害付阴曹。
(白) 我乃前任按院黄伯兴鬼魂是也。为访刘应龙，被他盘出情由，将我打入水牢而亡，至今冤仇未报。今日董洪奉旨寻访本院踪迹，他亦有水牢之灾。待他来时，我将这印信献给他，然后暗中保护他逃出水牢，一来他好进京复命；二来也好与本院报此冤仇。远远望见董洪来也。

(四庄丁抬董洪同上，开锁，送入水牢。四庄丁同下。)

董洪 (白) 哎呀！
(唱) 只望私访除强暴，
不想打入在水牢。
(白) 哎呀，我好错也！悔不该在天齐庙与张庞氏写状，不想被这刘贼看破，将我打入水牢。我是怎生出去？哎呀这！这！这！且住！这水牢黑雾迷漫，阴风惨惨，冷气逼人，看来我的性命难保，哎，性命休矣！且住！看那旁有一亮晶晶的，是什么东西？待我上前摸来。

(董洪摸。)

董洪 (白) 哎呀不好！我当是什么，原来是一具死尸，哎呀呀，好怕人也！好怕人也！哎呀董洪啊董洪！想你身在水牢，早晚也是一死，害怕的什么死尸？呃，我一定要摸！

(董洪摸。)

董洪 (白) 我一定要摸！

(董洪摸印。)

董洪 (白) 哎呀，硬邦邦的，什么东西！

(黄伯兴暗下。)

董洪 (白) 哎呀且住！看着形象四方，好像一颗印信。哎呀这也是一颗按院的印信，怎生落到此地？这是哪里来的？哦哦，是了，想是那前任按院黄伯兴前来私访，被刘贼打入水牢。黄伯兴啊黄年兄！身为八府巡按，除恶安良，要访凶徒，就该差人索拿；为何单身到此，丧命水牢？你好无才！你好无志也！呀呀呸！董洪啊董洪！你倒有才有志，怎么也被打入了水牢？哎呀！

(念) 龙入沙滩难翻爪，虎落平阳怎脱逃？

(白) 唉，死而后已！

(【起二更鼓】。李瑞莲提灯上。)

李瑞莲 (唱) 奴这里掩灯亮暗暗随定，
顾不得天又黑道路不平。
来至在水牢外侧耳细听，

董洪 (哭) 哎呀，万岁啊！

李瑞莲 (唱) 又听见这牢内大放悲声。
奴这里息灯亮水牢去进，
水牢内救出了受难之人。

(白) 门锁住哪。待我惊他一惊。

(李瑞莲推水牢门。)

董洪 (白) 哎呀，三太爷来了，你饶了我吧！

李瑞莲 (白) 我不是三太爷，我是府里的侍女丫鬟。

董洪 (白) 丫鬟姐，你快快救命吧！

李瑞莲 (白) 救你不难。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是干什么的？你说说，我听听。

董洪 (白) 哦！

李瑞莲 (白) 啊！你是个干什么的呀？

董洪 (白) 我是个卖卜的呀。

李瑞莲 (白) 什么，你还是卖卜的吗？你拿这话哄谁呀？我劝你说出真名实姓便罢；如若不然，我禀知三太爷，哼哼，要了你的命！

董洪 (白) 哎呀，董洪呀董洪！你说出真名实姓也是一死；不说真名实姓也是一死，为何

落个无名之鬼？
 丫鬟姐听了！
 (唱) 改装私访到府中，
 我是按院——
 李瑞莲 (白) 什么呀？
 董洪 (白) 呃呀，丫鬟姐！
 (唱) 我是按院叫董洪。
 李瑞莲 (白) 哎呀！
 (唱) 听说按院叫董洪，
 喜在眉梢笑在心。
 我不搭救谁搭救？
 (白) 大人你上来呀！
 董洪 (白) 我上不去呀。
 李瑞莲 (白) 哎呀！
 (唱) 只得腰间解汗巾。
 (李瑞莲解汗巾，吊。)
 李瑞莲 (白) 大人你看见什么没有？
 董洪 (白) 我看见一个白亮亮的东西，在我眼前摆来摆去，就是勾它不着。
 李瑞莲 (白) 哎呀！
 (唱) 听说大人勾不着，
 倒叫奴家没奈何。
 左思右想无定夺，
 (李瑞莲想。)
 李瑞莲 (白) 也罢！
 (唱) 只得脱鞋倒裹脚。
 (李瑞莲解脚带接汗巾，吊。)
 李瑞莲 (白) 大人你勾着没有哇？
 董洪 (白) 勾着了。
 李瑞莲 (白) 勾着啦，我拉你上来吧！
 董洪 (白) 是是是。
 (李瑞莲拉，董洪上，松手掉下。)
 李瑞莲 (白) 大人你怎么啦？
 董洪 (白) 我又撒了手了。
 李瑞莲 (白) 你倒是揪住了啊！
 董洪 (白) 是是是。
 (李瑞莲拉，董洪出牢。)
 李瑞莲 (白) 哎呀，我的妈呀！
 董洪 (白) 哎呀，我的娘哦！真是二次投胎呀！
 (董洪拂身上水，李瑞莲背身裹足。)
 董洪 (白) 刘应龙！老贼！我不杀你，誓不为人！真是死而复生。虽然逃脱性命，怎奈不
 晓得路径。
 啊丫鬟姐，你做什么呢？
 李瑞莲 (白) 你躲开我们这儿！
 董洪 (白) 哦，是是是。你做什么呢？
 李瑞莲 (白) 我呀？我们这儿裹脚哪。
 董洪 (白) 哦，裹脚。
 (董洪想。)
 董洪 (白) 唔唔唔！
 (董洪吐。)
 董洪 (白) 哎呀呀！我只说是什么救命带，原来是裹脚条儿。为了性命，也就说不得了。
 丫鬟姐，虽然得脱性命，我不晓得路径，大门今在何处？
 李瑞莲 (白) 哎呦！你别走大门呀，大门你出不去！
 董洪 (白) 我从哪里出去？

李瑞莲 (白) 你随我来!
 (李瑞莲、董洪同走圆场。)

李瑞莲 (白) 别走啦。瞧见没有, 登着那山子石, 跳过那个花墙子, 那就是你的生路啦。
 董洪 (白) 有劳了!
 (董洪想。)

董洪 (白) 多蒙她搭救与我, 不曾问过她的名姓啊。
 丫鬟姐, 你姓甚名谁? 多蒙你搭救我的性命, 日后也好答报。

李瑞莲 (白) 我叫李瑞莲。我父曾为易州总兵, 被奸臣所害。是我母女上庙拈香, 被刘应龙看见。他见我有几分姿色, 抢到他府, 就要勒逼成婚。是我不允, 破口大骂, 被后堂老太太听见, 将我收为侍女丫鬟。可怜我母命丧水牢, 至今此仇未报。求大人作主!

董洪 (白) 原来是为千金小姐。失敬了。
 李瑞莲 (白) 岂敢!
 董洪 (白) 啊小姐, 你此处也呆不得了。我这里有按院印信一颗, 你带在身旁, 去往广平府, 交与那知府李云, 叫他前来搭救于我。

李瑞莲 (白) 交给我啦。
 董洪 (白) 正是:
 (念) 鳌鱼脱却金钩钓, 摇头摆尾再不来!
 (董洪下。)

李瑞莲 (白) 见大人已去, 不免去至上房, 盗了刘贼衣帽, 乔装改扮, 去到广平府, 见那知府李云。刘贼呀刘贼! 管教你明枪容易躲, 暗箭最难防!

(李瑞莲指印。)

李瑞莲 (白) 这才是好东西哪!
 (李瑞莲下。)

【第八场】

(董洪自下场门上, 扒墙。刘应龙、丑院子自上场门同上。)

刘应龙 (白) 什么人?
 丑院子 (白) 一定是贼。
 刘应龙 (白) 与我拿下了!
 (丑院子拿住董洪。)

丑院子 (白) 看他浑身是水, 便体是血, 想是从水牢里逃出来的。啊! 这不是那个卖卜的吗?
 刘应龙 (白) 何人将他放出, 查将出来, 一同打死!
 丑院子 (白) 干什么呀? 把他交给知县, 就说他是江洋大盗, 叫他就给咱们办啦。
 刘应龙 (白) 好, 送到县中!
 (刘应龙下。)

董洪 (白) 哎, 完了!
 丑院子 (白) 卖卜的, 卖卜的,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投! 你给我走吧!
 (丑院子推董洪同下。)

【第九场】

(李瑞莲男装上。)

李瑞莲 (唱) 乔装改扮作公差,
 战战兢兢步难抬。
 (白) 且喜刘贼不在府中, 是我盗了他的衣帽, 扮作男子模样, 不免去到广平府找那知府李云便了!

(李瑞莲走。)

李瑞莲 (白) 且喜大门不曾上锁, 倒也凑巧。
 (李瑞莲出门, 看。)

李瑞莲 (白) 妙啊! 大门外有一匹马, 未卸鞍辔, 不免乘骑而行便了!
 (李瑞莲上马, 下。)

【第十场】

李虎 (内白) 啊哈!
(李虎上。)

李虎 (数板) 作禁卒的官牢囚, 多少英雄见他愁: 有钱的, 是朋友, 无钱的, 鞭子抽, 贯与犯人做对头, 做对头!
(白) 咱家——
(皂班上。)

皂班 (白) 李虎啊!
李虎 (白) 什么事?
皂班 (白) 太爷说啦, 新收来的那个大盗, 太爷要坐大堂, 命你准备夹棍、板子、榔头、拶子, 五刑俱要齐备, 你可别忘喽!

李虎 (白) 知道啦!
(皂班下。)

李虎 (白) 咱家——
(皂班上。)

皂班 (白) 李虎啊!
李虎 (白) 又是谁呀!
干什么?
皂班 (白) 太爷说啦, 不坐大堂, 要坐二堂, 命你准备夹棍、板子、榔头、拶子, 五刑俱要齐备, 你可别忘喽!

李虎 (白) 是啦。
(皂班下。)

李虎 (白) 咱家——
(皂班上。)

皂班 (白) 李虎啊!
李虎 (白) 这又是谁呀!
怎么又是你呀?
皂班 (白) 太爷说啦, 不坐二堂, 要坐花厅, 命你准备夹棍、板子、榔头、拶子, 五刑俱要齐备, 你可别忘喽!

李虎 (白) 知道啦。
(皂班下。)

李虎 (白) 咱家李虎。
皂班 (内白) 李虎啊!
李虎 (白) 你他妈早干什么来着?
咱家、李虎。在这邢台县当了一名禁卒, 只因我这些年在犯人身上爱行方便。因此有些人都称我“李善人”。刚才我们伙计说, 新收来的那个是个大盗。我看他文质彬彬, 品貌端方, 不像是个强盗。不用说, 又是刘应龙那小子不行好事。也不知道他害了多少好人? 他来个条子, 我们县太爷就得给他办, 我们还得给他支使着。谁叫他跟严嵩一党那? 我不免把他叫出来问问他。我说新收来的那个犯人, 出来凉快凉快吧!

(董洪上。)

董洪 (唱) 无端陷害在监牢,
这般苦处怎生熬?
董洪 (白) 啊大哥, 我这厢有礼了!
李虎 (白) 罢啦。坐下吧。
董洪 (白) 是。
李虎 (白) 我看你文质彬彬, 品貌端方。不像是个强盗。你偷他们什么来着, 叫他们给拿住啦?
董洪 (白) 啊大哥, 卑人原是个卖卜的呀! 因为冲撞了刘三爷, 他就污良为盗。
李虎 (白) 你还给人家算命哪? 给你自己算算好不好? 看你有没有牢狱之灾, 也好躲躲呀! 像你们这种星卜相士早就应该取消!

(禁卒暗上。)

禁卒 (白) 我说伙计，新收来的那个强盗，必得有钱，咱们挤兑挤兑他点儿！
 李虎 (白) 什么呀？人家是卖卜的。
 禁卒 (白) 什么，卖布的？跟他要几匹布，留着给咱们孙子撕裤子也是好的。
 李虎 (白) 按你这种行为，还有的了孙子呀？你儿子在哪儿那！
 禁卒 (白) 闲来置忙来用。
 李虎 (白) 咳！别他妈乱想啦。卖卜的就是算命的。
 禁卒 (白) 我管他哪？他就是卖荞麦皮的，我也得挤出油来！
 李虎 (白) 我不行。你去吧！
 禁卒 (白) 好人都叫你作啦！我就作这恶人儿，你就等着分钱去吧！
 董洪 (白) 哎老二，你有钱没有，拿出来，吃什么也是方便的呀！
 董洪 (白) 啊大哥，卑人原是个卖卜的，因冲撞了刘三爷，被陷害到此。哪有银钱随身哪？
 禁卒 (白) 我管不着那个。我就知道要钱！
 董洪 (白) 我实在是无有钱。
 禁卒 (白) 没有？请上夹床！
 董洪 (白) 啊大哥，我与你叩上几个穷头吧！
 禁卒 (白) 哟！难道我吃头穿头不成？
 董洪 (白) 哎，大哥呀！
 (唱) 我本江湖卖卜人，
 哪有银钱系在身？
 有日脱离这监禁，
 定报今朝恩义深。
 禁卒 (白) 你给我上去吧！
 董洪 (白) 大哥行个方便吧！
 禁卒 (白) 有钱就把你放下来。
 李虎 (白) 这种行为！
 伙计，书办王先生那儿有份子，你怎么不去呀？
 禁卒 (白) 你怎么不去呀？
 李虎 (白) 我没有功夫。这么办，你替我去吧！
 禁卒 (白) 你拿份子呀？
 李虎 (白) 给你。
 (李虎递封套。禁卒看。)
 禁卒 (白) 怎么是空的？
 李虎 (白) 挂账得啦嘛！
 禁卒 (白) 挂账我不去。
 李虎 (白) 别介。到酒铺掌柜的那儿，替我借一串钱，拿去就是啦！
 禁卒 (白) 到那儿提你啊！得，我走啦。伙计，想着挤兑挤兑他，没钱，可别把他放下来。
 李虎 (白) 全交给我啦，你去吧。
 (禁卒出。)
 禁卒 (白) 想不到我倒吃他一吊！
 (禁卒下。)
 李虎 (白) 他呀，这种行为，想着这辈子在监里吃饭，下辈子还在监里吃饭。
 董洪 (白) 大哥！你把我放下来吧！
 李虎 (白) 真有你的！我们伙计把你打上去的，我要是把你放下来，他必然说我贪了你的钱啦，我得赔多少？这我就赔了一吊啦。我给你松松得啦。
 董洪 (白) 有劳大哥！
 (庞氏上。)
 庞氏 (唱) 只因我儿身含冤，
 老身送饭到此间。
 (白) 李大哥，开门来！
 李虎 (白) 谁呀？
 庞氏 (白) 老身来了。
 李虎 (白) 张老太太来啦。
 庞氏 (白) 我儿现在何处？

李虎 (白) 在后头哪。
(李虎向内。)

李虎 (白) 张兄弟，你母亲看你来啦。
(张荣上。)

张荣 (唱) 无故遭此含冤事，
不知何日才得明。

李虎 (白) 你母亲瞧你来啦。

张荣 (白) 我母亲现在在哪里？

庞氏 (白) 我儿在哪里？

张荣 (白) 哎，母亲哪！
(张荣哭。)

庞氏 (白) 哎，儿呀！
(庞氏哭。)

庞氏 (唱) 一见我儿蓬松鬓，
怎不叫娘两泪淋。
(白) 儿呀，为娘带来饭食，我儿你用些吧！

张荣 (白) 哎呀母亲哪，孩儿身遭缱绻，口苦舌干，如何吞吃得下！

李虎 (白) 你母亲偌大年纪，老远地给你送来，你就吃点儿吧。

庞氏 (白) 儿呀，还是用上一些吧！
(张荣食。)

众犯人 (内同白) 好臭虫！

庞氏 (白) 啊，李大哥，这监中还有别人么。

李虎 (白) 呦！您真明白。难道这座监是给您儿子一个人儿盖的吗？

庞氏 (白)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哪？

李虎 (白) 他们都是江洋大盗、老抢儿。

董洪 (白) 哎呦！

庞氏 (白) 这个人在上面作什么呢？

李虎 (白) 这个您不知道？那叫“逍遥自在快乐床”。上去就如同登仙似的。

庞氏 (白) 噢！如同登仙似的？啊李大哥，求你将我儿子也放上去，叫他登登“仙”可好啊！

李虎 (白) 咳！那叫“夹床”是受罪的。

庞氏 (白) 噢！李大哥，何不放他下来？

李虎 (白) 啊，真有您的。。您就说您给他讲情得啦。这不是我放上去的，是我们伙计放上去的。我行不出这个事来，下来吧！
(李虎放董洪下。)

董洪 (白) 哎呦。

李虎 (白) 你这个人真不知好歹！我们伙计把你放上去，你一声儿不言语；我把你放下来，你倒“哎呦”啦？

庞氏 (白) 那人可曾用饭？

李虎 (白) 谁给他送饭哪？

庞氏 (白) 如此我这里有饭，与他吃些可好。

李虎 (白) 那敢情好啦。
我说，那老太太这儿有饭，你吃不吃呀？

董洪 (白) 啊，在哪里？
(董洪吃饭。)

董洪 (白) 刘应龙啊，我不杀你，誓不为人也！

李虎 (白) 瞧！半碗饭刚入肚，就恶言恶语的。

董洪 (白) 还有么？

李虎 (白) 没有啦。跑这儿捞本来啦？

庞氏 (白) 我看此人好生面熟，怎么想他不起！啊，是了，想是在天齐庙与我写状的先生，待我问来。
啊先生，你可是在天齐庙与我写状的先生吗？

董洪 (白) 正是。你可是张门庞氏吗？

庞氏 (白) 正是。
 董洪 (白) 我与你写的状儿呢？
 庞氏 (白) 再不要提起。是我行至途中，又被那恶贼刘应龙抢了去了。
 董洪 (白) 哎，你害得我好苦啊！
 庞氏 (白) 啊先生，为了我家之事，倒连累先生，对不住呀对不住！
 张荣 (白) 啊母亲，他是何人？
 庞氏 (白) 这位先生与我们写了一张状儿，行至中途被那刘应龙抢去，如今倒连累先生受苦。
 董洪 (白) 也是我命该受此牢狱之灾。你我同是一样。
 张荣 (白) 同在这监中相遇，也是前生缘份。意欲与先生结为生死之交，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董洪 (白) 只怕高攀不起。
 张荣 (白) 说什么高攀不起？俱在难中，待我扶你过来。
 李虎 (白) 嘿，你们干什么呀？
 董洪 (白) 我们拜把兄弟呀。
 李虎 (白) 拜把兄弟？算上我。
 张荣 (白) 算上你？
 董洪 (白) 不要你！
 李虎 (白) 怎么不要我？
 董洪 (白) 你们做禁卒的无有良心，打了人还要钱，无有好人。
 李虎 (白) 我倒不是什么好人啦？
 (李虎开门。)
 李虎 (白) 走！走！走！
 董洪、
 张荣 (同白) 这作什么？
 李虎 (白) 官司完啦，没你们的事啦。
 董洪、
 张荣 (同白) 只是我们去后，岂不连累与你？
 李虎 (白) 这场官司我打啦，省得说我不是好人。
 董洪、
 张荣 (同白) 不必如此，算上你也就是了。
 李虎 (白) 这不结啦！算上我可是算上我，我得问问你们都高寿啦？
 张荣 (白) 三十二岁。
 李虎 (白) 三十二岁就这么长的胡子！
 那么你哪？
 董洪 (白) 二十三岁。
 李虎 (白) 二十三岁？哟你们俩调了个过儿。
 董洪、
 张荣 (同白) 李大哥，你呢？
 李虎 (白) 我小哪！
 董洪、
 张荣 (同白) 多大岁数了？
 李虎 (白) 你们俩凑在一块儿也不行啊！
 董洪、
 张荣 (同白) 多大了？
 李虎 (白) 六十一岁啦。
 董洪、
 张荣 (同白) 如此是我们的大哥了。
 李虎 (白) 算得是大哥啦。
 董洪、
 张荣 (同白) 作大哥的有许多手续，你可知道？
 李虎 (白) 什么手续？
 董洪 (白) 香蜡、纸码一份。

张荣 (白) 四十五斤大猪头一个。
董洪 (白) 十二斤鲤鱼一尾。
张荣 (白) 还要给我二人买办褻衣小帽两份。
李虎 (白) 呦! 这都是我的事儿?
董洪、
张荣 (同白) 应当大哥备办。
李虎 (白) 那么让你们作大哥, 我当把弟吧。
董洪、
张荣 (同白) 我们无有钱。
李虎 (白) 你们没有钱, 我也是穷光棍。咱们叩几个穷头得啦。
董洪、
张荣 (同白) 如此来拜哟!
张荣 (唱) 三人结拜似同胞,
董洪 (唱) 金兰结义生死交。
要学桃园三结义,
李虎 (唱) 俺是呀, 咿呀咿呀哪呼咳——
董洪、
张荣 (同白) 呃, 拜把兄弟, 用不着“哪呼咳”。
李虎 (白) 我这是乐大发啦。
董洪、
张荣 (同白) 我们来拜见大哥。
李虎 (白) 等等。差点儿把事做错喽——还没拜干妈哪。
干妈, 我们拜了把兄弟啦, 还没拜见您哪, 我们给您叩头啦。
庞氏 (白) 使不得!
张荣、
董洪、
李虎 (同唱) 三人结成生死交,
干娘心中乐淘淘。
庞氏 (白) 好了好了, 我儿有了靠了。待我每日与你们送饭吃。
李虎 (白) 你算找着饭落啦。
庞氏 (白) 李大哥!
李虎 (白) 呃, 呃, 呃, 我们拜把兄弟啦, 您怎么还叫我“李大哥”呀!
庞氏 (白) 要叫什么?
李虎 (白) 叫我干儿子。
庞氏 (白) 李大哥偌大年纪, 使不得!
李虎 (白) 谁说使不得! 您高寿啦?
庞氏 (白) 老身五十三岁了。李大哥。你呢?
李虎 (白) 我小得多哪——才六十一岁。刨去花甲我才一岁, 您叫吧。
庞氏 (白) 使不得!
李虎 (白) 不叫, 您不用走啦, 我留下您啦。
庞氏 (白) 不要如此。我叫就是了。李大哥!
李虎 (白) 呃! 免去“大哥”二字!
庞氏 (白) 我那干儿子!
李虎 (白) 我那干妈!
庞氏 (白) 我那乖儿子!
李虎 (白) 我那乖妈!
庞氏 (白) 呃! 哪里还有“乖妈”? 我要走了。
李虎 (白) 您走啊! 我给您开门。
张荣 (白) 母亲, 慢些走。
(庞氏下。)
李虎 (白) 我才半臊子哪, 好不当影的, 跟俩死鬼拜把子!
董洪、
张荣 (同白) 哪个是死鬼?

李虎 (白) 你们俩是死鬼!

董洪、
张荣 (同白) 何出此言?

李虎 (白) 刘三爷花了几百两银子, 买动了县太爷, 叫我递张病呈, 三日之内, 要你们俩人儿的命, 你们还不知道哪?

董洪、
张荣 (同白) 哎呀!

张荣 (唱) 听一言来魂魄掉,
董洪 (唱) 死在监中无下梢。

董洪、
张荣 (同白) 哎呀大哥呀, 你要救我二人的性命啊!

李虎 (白) 等会儿。我说你, 倒了儿姓什么, 叫什么呀?

董洪 (白) 我姓重。

李虎 (白) 叫什么?

董洪 (白) 叫三共。

李虎 (白) 叫“三共”? 你比二共还多一共。我问问你, 你倒了是干什么的?

董洪 (白) 我是个卖卜的。

李虎 (白) 有亲戚朋友没有? 我去告诉他们, 找他们借几百两银子, 买条活命也是好的。

董洪 (白) 朋友虽有, 只是路远。

李虎 (白) 路远? 我就是不怕路远。我这两条腿, 人称“赛电光”, 任他山南海北, 湖广江西, 山东河南, 山西陕西, 云南贵州, 四川后藏全去。

董洪 (白) 何时回来?

李虎 (白) 五十年才能回来。

董洪、
张荣 (同白) 那岂不耽误了?

李虎 (白) 五六天就回来啦。

董洪 (白) 这样打扮, 如何去得?

李虎 (白) 我自会打扮, 你就赶快修书吧。
(李虎下。)

董洪 (白) 待我修书便了!
(唱) 李云见书莫辞劳,
我在邢台坐监牢。
此书下到广平府,
李虎即刻把书捎。

(李虎上。)

李虎 (白) 我这身儿打扮好不好?

董洪 (白) 好。书信在此。

李虎 (白) 拿来。
老二, 监里的事交给你啦。我走喽!

(李虎下。)

董洪 (白) 大哥真乃好人!

张荣 (白) 真是见义勇为。

董洪 (白) 你我且候好音便了。
(李虎上。)

李虎 (白) 哎呀不对呀! 我慌手忙脚地拿着书信就跑, 下到哪儿去呀? 真荒唐!
老二, 开门来!

(张荣开门, 李虎进。)

董洪 (白) 大哥回来了, 好快呀!

李虎 (白) 我还没去哪!

董洪 (白) 怎么还不曾去呢?

李虎 (白) 你慌手忙脚把书信交给我, 究竟下到哪儿呀?

董洪 (白) 下到广平府。

李虎 (白) 广平府? 好! 我去啦。

(李虎下。)

董洪 (白) 大哥真是荒唐。不问明白了就走。

张荣 (白) 你我且候好音便了。

(李虎上。)

李虎 (白) 哎呀不对呀！广平府地方大啦，我把这封信交给谁呀？不成，还得回去。老二，开门来！

(张荣开门，李虎进。)

董洪 (白) 大哥回来了，一路有多辛苦。

李虎 (白) 我还没去哪！

董洪 (白) 怎么还不曾去？

李虎 (白) 广平府地方大啦，我知道交给谁呀！

董洪 (白) 交与那知府李云。

李虎 (白) 交给知府！我说，你是谁呀？

董洪 (白) 我是八府巡按。

李虎 (白) 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

董洪 (白) 你是禁卒李虎。

李虎 (白) 呃！我是九门提督。

董洪 (白) 不要说梦话呀！

李虎 (白) 你不是叫重三共吗？

董洪 (白) 我是按院董洪。

李虎 (白) 啊！你有什么凭据？

董洪 (白) 谅你不肯相信。这是我按院的印信。

李虎 (白) 哎呀我的祖宗！你早说话，我不早去了吗？老二呀，监里的事情交给你啦，我走啦。

(李虎下。)

张荣 (白) 哎呀，原来是大人！

董洪 (白) 你我即已结拜金兰，还是弟兄相称。

张荣 (白) 只怕高攀不起。

董洪 (白) 讲什么高攀不起？你我听候回音便了。

张荣 (白) 是。

董洪 (白) 二哥来呀，啊哈哈……

(董洪、张荣同下。)

【第十一场】

(李虎上。)

李虎 (白) 开城！开城！把弟开城来！

(皂班上。)

皂班 (白) 谁是你把弟？

李虎 (白) 快开城吧！

皂班 (白) 你是谁？

李虎 (白) 你没瞧见黄包袱吗？

(皂班开城，李瑞莲上，与李虎相撞，下。)

李虎 (白) 谁呀！怎么往这儿撞？城开啦，进城要紧。

(李虎下。)

【第十二场】

(李瑞莲上。)

李瑞莲 (白) 来此已是。待我击鼓。

(李瑞莲击鼓。四青袍、二皂班引李云同上。)

李云 (白) 带击鼓人上堂！

皂班 (白) 击鼓人上堂回话！

(李瑞莲进介, 跪。)
 李云 (白) 咤! 你是何人, 擅击本府堂鼓?
 李瑞莲 (白) 这儿有个东西, 拿去看来!
 (李瑞莲递印。李云看印。)
 李云 (白) 掩门!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十三场】

(李虎上。)
 李虎 (白) 来此已是。待我击动堂鼓。
 (李虎击鼓。皂班上。)
 皂班 (白) 何人击鼓? 绑了!
 李虎 (白) 慢着! 有大人书信在此。
 (李虎递书信。皂班接书信。)
 皂班 (白) 有请大人!
 (李云上。)
 李云 (白) 何事?
 皂班 (白) 有封书信, 大人请看。
 (皂班递书信。)
 李云 (白) 待我看来。
 (李云看书信。)
 李云 (白) 将下书人唤来!
 (李云睡着。)
 皂班 (白) 醒醒, 见我们大人去!
 李虎 (白) 哎! 参见大人!
 李云 (白) 我且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李虎 (白) 我叫李虎。
 李云 (白) 你敢是李虎?
 李虎 (白) 可不是我吗?
 李云 (白) 掩门!
 (皂班下。)
 李云 (白) 李虎, 大人现在何处?
 李虎 (白) 大人现在我监里哪。
 李云 (白) 你可想一良策, 救出大人才好!
 李虎 (白) 怎么着, 大人您跟我要注意呀?
 李云 (白) 正是。
 李虎 (白) 您可得依着我!
 李云 (白) 以你便怎样?
 李虎 (白) 干脆您就这么办!
 李云 (白) 怎么办?
 李虎 (白) 您一人儿拿主意得啦。
 李云 (白) 本府倒有一计。
 李虎 (白) 有什么主意, 您就快说吧。
 李云 (白) 你可扮作大人模样, 一路查监而去, 将大人换出, 岂不是好?
 李虎 (白) 大人, 这话我明白啦, 您叫我扮作按院大人模样, 一路查监而去, 将大人换出, 大人还是大人, 我看监的还是我看监的, 是不是?
 李云 (白) 正是。
 李虎 (白) 不成不成!
 李云 (白) 怎么不成?
 李虎 (白) 我这一路辛苦, 不能白费。
 李云 (白) 见了大人, 自然提拔于你。
 李虎 (白) 我扮作按院大人, 有什么好处?

李云 (白) 你若扮作按院大人，少不得还管着我呢！
 李虎 (白) 怎么着，我扮作按院大人，还管得着您哪？
 李云 (白) 正是。
 李虎 (白) 如此老公祖，我要扮按院大人了！
 李云 (白) 快些改扮起来！
 (李虎改扮。)
 李云 (白) 来！三班衙役伺候！
 (四文堂、四青袍、四刀斧手自两边分上。)
 李虎 (白) 大人，我这样儿像不像？
 李云 (白) 扮的倒像。
 李虎 (白) 这都是伺候我的？
 李云 (白) 正是。
 李虎 (白) 我说什么呀？
 李云 (白) 打道邢台县
 李虎 (白) 哦。打道邢台县！爱听不听就这味儿。
 (李虎、李云、四文堂、四青袍、四刀斧手同走圆场，同斜门。四青袍、二皂班引知县同上。)
 知县 (白) 邢台县知县迎接大人！
 四文堂、
 四青袍、
 四刀斧手 (同白) 邢台县知县迎接大人！
 李虎 (白) 唉！我们县太爷来啦，我说什么呀？
 李云 (白) 免见！
 李虎 (白) 什么，“面贱”？
 李云 (白) 呃！免见！
 李虎 (白) 我说不出来啦，你替我说得啦！
 李云 (白) 会同知府，馆驿伺候！
 知县 (白) 是。
 (四青袍，二皂班、知县同下。)
 李云 (白) 传谕已毕。
 李虎 (白) 打道……
 四文堂、
 四青袍、
 四刀斧手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四文堂、四青袍、四刀斧手、李云、李虎同上。)
 李云 (白) 人役们，外厢伺候！
 四文堂、
 四青袍、
 四刀斧手 (同白) 啊！
 (四文堂、四青袍、四刀斧手同下。)
 李云 (白) 李虎。大人今在何处？
 李虎 (白) 在我监里哪。
 李云 (白) 快快引我前去。
 李虎 (白) 这地方我熟，您跟我来。
 (李虎、李云同走小圆场。禁卒暗上。)
 李虎 (白) 开门来！
 禁卒 (白) 谁呀？
 (禁卒开门。)
 禁卒 (白) 你可回来啦！你上哪儿去啦？
 李虎 (白) 我上城隍庙玩儿去啦。

禁卒 (白) 这是怎么回事?
 李虎 (白) 老二!
 (张荣上。)
 张荣 (白) 大哥回来了?
 李虎 (白) 大人哪?
 张荣 (白) 现在肖玉堂。
 李虎 (白) 赶快请!
 张荣 (白) 有请大人!
 (董洪上。)
 李云 (白) 参见大人!
 (李云、李虎、董洪同拉下。)
 禁卒 (白) 这都是谁呀? 我这么会儿功夫不在, 我们伙计扮了个城隍爷似的, 把太府爷也给请来啦, 这是怎么回事呀!
 张荣 (白) 我也不知道。
 禁卒 (白) 他还管你叫老二, 你怎么会不知道哪?
 张荣 (白) 那就是按院大人。
 禁卒 (白) 哎呦! 这下儿他还能饶了我吗?
 张荣 (白) 不妨, 大人宽宏大量, 不能计较与你。
 禁卒 (白) 不能计较我? 我这条命可交给你啦。我给你磕个头!
 (禁卒叩头。)
 禁卒 (白) 你还带这个干什么?
 (禁卒与张荣去手铐。董洪、李云、李虎同上。)
 董洪 (白) 二哥在监中等候, 必有好音到来。
 张荣 (白) 是。
 李云 (白) 开了监门!
 李虎 (白) 大人, 我怎么办?
 董洪 (白) 一同前往。
 李虎 (白) 这不结啦!
 (董洪、李云同下。)
 禁卒 (白) 伙计, 你又走哇?
 李虎 (白) 你想着, 挤兑挤兑他!
 (李虎下。)
 禁卒 (白) 得啦。挤兑挤兑, 我的命就完啦。
 (禁卒向张荣。)
 禁卒 (白) 快出来凉快凉快吧!
 张荣 (白) 不用。
 禁卒 (白) 您想吃什么, 尽管言语。
 (禁卒下。)
 张荣 (白) 势利小人!
 (张荣下。)

【第十五场】

(四刀斧手、四文堂、四皂班、四青袍引董洪、李云同上。)
 董洪 (白) 来, 打道顺德府去者!
 四刀斧手、
 四文堂、
 四皂班、
 四青袍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四刀斧手、四文堂、四皂班、四青袍引董洪、李云同上。)

董洪 (白) 左右,速传知府、知县,堂上回话!

二皂班 (同白) 是。

(二皂班同下。)

董洪 (白) 来,去到邢台县,带张荣堂上回话!

二皂班 (同白) 是。

(二皂班同下。二皂班同上。)

二皂班 (同白) 张荣带到。

董洪 (白) 带上来!

二皂班 (同白) 是。

(二皂班同下。二皂班带张荣同上。)

张荣 (白) 参见大人!

董洪 (白) 张荣,我念你一介书生,无故遭此弥天冤枉,暂将邢台县印,权为署理,奏明圣上,再为实授。

张荣 (白) 谢大人!

董洪 (白) 冠带相见。

(张荣下。李虎上。)

李虎 (白) 报!刘应龙带到。

董洪 (白) 押上来!

(四上手押刘应龙同上,李瑞莲暗上。)

刘应龙 (白) 哇呀呀……
参见大人!

四上手 (同白) 当堂有邢。

董洪 (白) 松!与我打!

刘应龙 (白) 住了!俺上得堂来,一言不发,便是一顿暴打,是何道理?

董洪 (白) 我且问你,你是什等样人,家中敢设水牢?

刘应龙 (白) 这乃外人诽谤之言,大人不可轻信。

董洪 (白) 我再来问你,那前任按院黄伯兴哪里去了?

刘应龙 (白) 这个!

董洪 (白) 讲!

四上手、
四文堂 (同白) 说!

刘应龙 (白) 他是按院,俺如何知晓?

董洪 (白) 你这老贼,贪图酒色,陷害张荣可是有的?

刘应龙 (白) 焉有此事?

董洪 (白) 我再来问你,你家有个卖卜的先生,哪里去了?

刘应龙 (白) 这个!

董洪 (白) 讲!

四上手、
四文堂 (同白) 说!

刘应龙 (白) 家中无有什么卖卜的。

董洪 (白) 抬起头来,看我是谁?

刘应龙 (白) 这!你,你,你……你是按院大人?

董洪 (白) 你才知道我是按院大人!我再来问你,李总镇之女李瑞莲可在你家?

刘应龙 (白) 什么总镇之女,俺一概不知。

董洪 (白) 李瑞莲与他对词!

李瑞莲 (白) 刘三爷,您还认得我不认得啦?

刘应龙 (白) 啊!

李瑞莲 (白) 您说实话吧!

(李瑞莲下。)

董洪 (白) 夹起来!

(四上手同夹刘应龙。)

四上手 (同白) 夹起来了。

董洪 (白) 问他有招无招?
 刘应龙 (白) 无什么招的。
 四上手 (同白) 不招。
 董洪 (白) 收!
 四上手 (同白) 啊!
 刘应龙 (白) 哎呀大人哪, 咱改过前非也就是了。
 董洪 (白) 你做下万恶之事, 还求饶恕么?
 刘应龙 (白) 啊! 俺百般哀告与你, 执意不从。俺报知严府, 叫你性命难保!
 董洪 (白) 呸! 不提严嵩老贼还则罢了; 提起严嵩老贼, 定要将尔碎尸万段!
 (〔风入松〕。)
 董洪 (白) 收!
 四上手 (同白) 啊!
 (刘应龙晕倒。)
 四上手 (同白) 晕邢。
 董洪 (白) 松!
 李虎 (白) 昏死过去啦。
 董洪 (白) 哎呀, 这便如何是好?
 李虎 (白) 不要紧。衙门口常有这事儿。一口冷水就得。
 董洪 (白) 好, 快快喷醒!
 (李虎喷刘应龙, 刘应龙醒。)
 李虎 (白) 醒啦。小子起来呗!
 刘应龙 (白) 唔!
 董洪 (白) 问他有招无招?
 李虎 (白) 有招无招
 刘应龙 (白) 无有什么招的!
 董洪 (白) 再夹!
 刘应龙 (白) 慢着慢着! 咱有招就是。
 董洪 (白) 快快招来!
 刘应龙 (白) 大人容禀!
 董洪 (白) 贵府与他录供。
 李云 (白) 是。
 (李云录供。〔牌子〕。刘应龙作身段。)
 董洪 (白) 叫他画供。
 李云 (白) 画供!
 刘应龙 (白) 情真事实。
 李云 (白) 招供呈上。
 刘应龙 (白) 大人开恩!
 董洪 (白) 刽子手, 将老贼绑了, 大游四门, 押赴市曹!
 四刀斧手、
 四上手 (同白) 啊!
 (四刀斧手、四上手押刘应龙同下。)
 董洪 (白) 贵府搭救本院性命, 其功非小。待本院奏明圣上, 自有封赏。
 李云 (白) 大人提拔。
 董洪 (白) 就将顺德府印信暂为署理。李瑞莲在衙, 好生款待, 奏明圣上, 自有发落。
 李云 (白) 多谢大人!
 董洪 (白) 传邢台县!
 皂班 (白) 邢台县!
 (张荣上。)
 张荣 (白) 伺候大人。
 董洪 (白) 就烦贵县协同李虎, 带领营兵, 抄灭刘应龙家产, 再到水牢将前任按院黄伯兴尸首暂为成殓。
 张荣 (白) 遵命!
 李虎 (白) 等等。我说大人, 我为这件事儿, 连三并四, 跑了好几趟, 我这身臭汗就算白

董洪 (白) 出啦?
也罢! 就将刘应龙家产赏与李虎。
李虎 (白) 谢大人! 咱们这盟把兄弟拜着啦。
张荣 (笑) 哈哈!
(张荣、李虎同下。)
董洪 (白) 左右, 打道法场!
四文堂、
四青袍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十七场】

(四上手、四刀斧手押刘应龙同上, 过场, 同下。)

【第十八场】

(四文堂、四青袍引董洪同上, 过场, 同下。)

【第十九场】

(四文堂、四青袍引董洪同上。)
董洪 (白) 将刘应龙押上来!
四上手、
四刽子手 (内同白) 啊!
(四上手、四刀斧手绑刘应龙同上。)
董洪 (白) 拖上铡刀!
四上手、
四刽子手 (同白) 啊!
(四刽子手同托刘应龙上铡刀。)
董洪 (白) 开铡!
四刽子手 (同白) 啊!
(四刽子手同铡刘应龙。)
董洪 (白) 打道回衙!
四文堂、
四青袍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完)